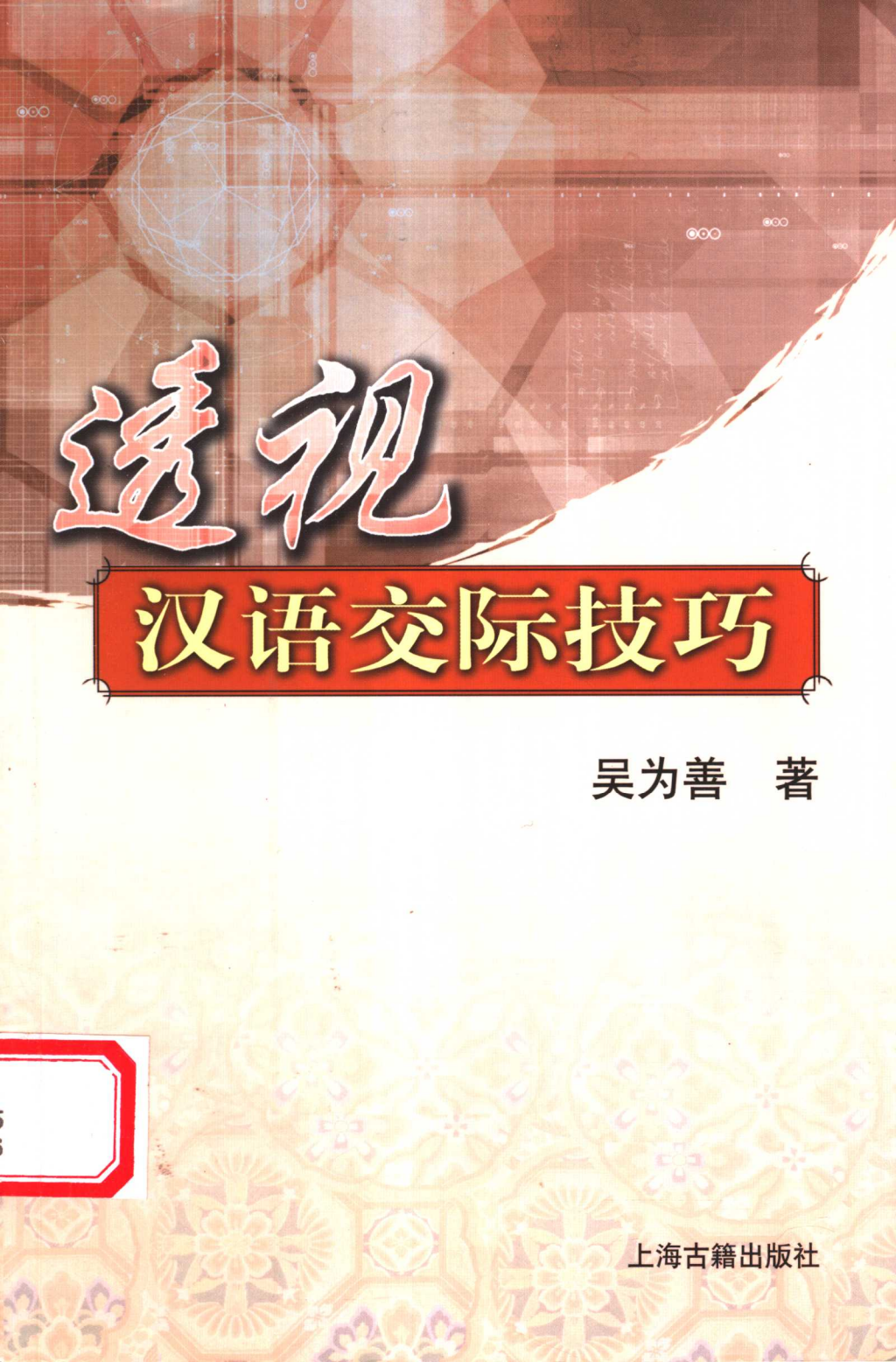




透视

汉语交际技巧

吴为善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H195
W886

透视

汉语交际技巧

吴为善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透视汉语交际技巧/吴为善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25-4251-3

I. 透... II. 吴... III. 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参考资料
IV. 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7167 号

透视汉语交际技巧

吴为善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3.875 插页 4 字数 100,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5325-4251-3

H·36 定价: 1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本书的理论背景是语言学,或者准确地说是汉语语言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对汉语的研究局限于语言教学,自然很难引起其他学科、其他行业的兴趣。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形成了“汉语热”,于是汉语的重要性也凸现出来了。同时,由于经济的腾飞、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应用开始渗透到各个领域,比如计算机信息处理、神经医学研究、公安刑侦技术、新闻媒体、广告传播、法律诉讼、商业推销、公关谈判等等,都需要语言研究成果的支撑。于是法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认知科学、通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也积极加入对人类语言的研究。因此现在语言学已经不寂寞了,而是如何在理论和应用方面有所突破,从而能有效地发现人类言语交际的奥秘。

言语交际就是说话,我们每天都在通过说话同别人沟通信息,交流思想,抒发感情。也许这太平常了,反而使人觉得并不新鲜,也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充其量我们会觉得有些人能说会道,有些人不善言辞。平心而论,作为日常的言语交际虽然不可缺少,但是会不会说,说得好不好,大家并不太在意。然而在另

一些场合,会不会说,说得好不好,就很有讲究。比如谈判、诉讼、推销、上课、辩论、演讲、作报告、发布信息、调解纠纷、教育孩子等等,说话的人会很认真地准备,而听话的人也会很在意效果。因为这些场合的说话都有特定的目的,会不会说、说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有关方面的利益,笔者把这类交际称为“功利性交际”。当我们关注言语交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要会说并且说得好并不那么简单。这是因为言语交际作为信息传递,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又是一个奇妙的链接,包含很多环节,也有不少技巧。笔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环节,以及运用的技巧作一个介绍,所以书名就叫《透视汉语交际技巧》。

本书不是学术专著,笔者的意图是尽可能地用较为通俗、流畅的语言把汉语的特点、汉语交际过程以及某些交际技巧向读者作一个展示。是否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是否对读者有所裨益,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

吴为善

目 录

前言.....	1
一、交际媒介和符号功能.....	1
二、语言分类和汉语特点.....	8
三、交际过程和言语编码	16
四、交际过程和言语解码	27
五、词语提取和搭配效应	36
六、信息结构和句式变换	44
七、句子理解和心理策略	54
八、歧义形式和机理探究	73
九、事实评判和心理预设	81
十、肯定否定和空位对举	90
十一、汉语节奏和韵律结构.....	100
十二、非语言交际和体态语	111

一、交际媒介和符号功能

1.1 交际媒介

在人类社会中,为了生存、发展,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交换。比如商品交易就是一种典型的交换。最初时,人们的商品交易是直接以物换物。《诗经》中有“抱布贸丝”的叙述,就是描述有人抱着布去集市上换取他所需要的丝。《孟子》中有一篇记载了孟子同农家学派许行的辩论,其中也讲到农家学派躬耕田亩,以粮食换取农具和生活用品的事实。不过,以物换物虽然可行,但极不方便,不利于远距离、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于是人们创造了商品交易的媒介物——货币。实际上货币是一种物化的有价值的“符号”,可以作为物与物交换的中介,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物,方便快捷,人类的商品交易得以顺利进行。

言语交际是人类社会中必需的另一种交换活动,交换的是信息、思想、情感。最初也曾有过以实物交际的设想,十八世纪英国讽刺小说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著名的《格列佛游记》(1726年)中,就提供了这种寓言式的例子。书里写到飞鸟国里的百姓想用实物来进行交际,于是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可能要说到的一切东西,想要表达什么,就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东西来。当然,这种交际方式只有在童话或幻想小说中才有可能,

人类社会的交际是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的。

不过用一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进行简单的交际,在古代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巨著《历史》第四卷,记载了波斯王大流士征伐斯奇提亚人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交际活动:

大流士王在征战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于是斯奇提亚人派了一个使者专程给大流士王送去一份“礼物”,实际上是一封“实物信”。这封“信”包括一只鸟,一只老鼠,一只青蛙,五支箭。使者让他们自己来猜一猜这些礼物的意思。大流士王认为这是斯奇提亚人向他投降的表示。理由是:老鼠是土里的东西,他和人吃着同样的东西;青蛙是水里的东西,而鸟和马则是很相象的,箭是表示斯奇提亚人献出了他们的武力。但是大流士王的一个谋臣却持相反的意见,他推论说这封“实物信”的意义是:“波斯人,除非你们变成鸟飞到天上去,或是变成老鼠隐身在泥土中,或是变成青蛙跳到湖里去,你们将被这些箭射死,永不能回家。”后来事态发展证明斯奇提亚人用种种计谋来打击波斯人,作弄波斯人,以至于最后大流士王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封“实物信”的理解是错误的,而他的谋臣的理解是正确的。于是,波斯人赶紧想出很多办法来对付并迷惑斯奇提亚人,以便自己在遭到毁灭之前离开。

类似的实例在中外历史文献中还能找到一些,从中也可以发现,即使通过一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进行简单的交际,也会产生问题。上述例子中大流士王的理解和他谋臣的理解就大相径庭,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实物并不代表确定的意义,必然导致理

解上的分歧。因此,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言语交际也需要一种媒介,需要一种能代表确切含义的“符号”作为交际的中介。这就是语言符号,语言中的词就是一种符号,它能使听话者准确理解它所代表的事物或现象。比如我说“火”,这个“火”代表“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你听到“火”这个词也就知道它代表什么。整个语言就是由这种符号组成的一个系统。掌握了符号,就知道符号所代表的是哪一类事物,就像商品交易中有货币,就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商品。只不过货币能和一切商品交换,而符号只能和它所代表的那类事物或现象相联系。一个人脑子里贮存了符号和符号的组合规则,他就可以和别人交际,谈论各种事情了。当然,作为交际媒介也不一定就非得说话,非洲一些部落习惯用鼓声作为交际工具,他们利用鼓声的高低、长短、节奏的快慢来传递信息。西班牙有一个海岛上的居民掌握一种特殊的语言——口哨语,通过口哨声音的长短、快慢和变化可以形成几百个音节,用来进行交际。

1.2 符号功能

什么是符号?简单地说,就是用某种能感知的形式来代表某种事物或现象的结合体。因此,符号由两个要素构成:一个是形式,必须是人们可感知的途径,如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等;另一个是意义,即这个形式所代表的事物或现象。形式和意义一结合,就成了“符号”。

但是在讲“符号”之前,我们要把它同另一种现象区别开来。比如在山里赶路,看到远处炊烟袅袅升起,就可以知道那里有可以歇脚或投宿的人家。中医诊断疾病,总是要号脉,看病人的气色、舌苔,闻他呼出的气息。刑侦人员破案,要收集指纹、脚印,

记录和拍摄现场。远处的炊烟,病人的脉象、气色、舌苔、口气,罪犯的指纹、脚印,这些也都代表某种确定的事物或现象,好像也是“符号”。其实,这些现象同我们讲的“符号”是不一样的,可以称为“征候”。“征候”是事物本身的特征,它同某种事物或现象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可以让我们通过它来推知某种事物或现象。而我们讲的“符号”,它的形式和意义却没有那种天然的、必然的联系,而是人为的,用什么样的形式代表什么样的事物或现象是社会约定俗成的。

在人类社会中,各种“符号”很多,在人类的交际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古代的“烽火”,是敌人进犯的信号;传递的书信上插有鸡毛,是紧急的标志;男人给女人送上玫瑰花,是爱的象征;执法人员穿着各种制服,表明他们正在行使职责;煤气本无气味,却在里面添加了某种刺鼻的气体,作为危险的提示,等等。最典型的是交通信号系统,它通过一组有色彩的灯光提示路上行人和车辆的行止:红色表示禁止通行;绿色表示可以通行;黄色表示准备行止。在车马人流的大街上,醒目的交通灯维持着交通的有序进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上述这些实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可感知的形式同它所代表的事物或现象没有必然的联系,取决于社会的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符号,按传统惯例,中国人办丧事披麻带孝,以白色为基调;西方人穿着黑色服装参加葬礼,以表示肃穆和悼念。

人类语言是一种有声语言,用声音形式来表示意义,通过听觉途径来感知和理解话语。如汉语中“人”的语音形式是 rén,是听觉可以感知的声音,它的意义是指所有的人,即“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级动物”。语言中的词就是这样的符号,是声音和意义结合的统一体,声音是语言符号的物质形

式。人类为什么选择声音作为符号的形式呢？这是因为它有三大优点：第一是使用方便，声音是每个人都能发出来的，本身没有任何“重量”，便于携带，人走到哪里，它就能“跟”到哪里，张嘴就能说，不需要任何专门的设备；第二是容量最大，几十个语音单位通过排列组合就可以把现实世界中的所有现象都表达出来；第三是效果最佳，说话只是动“嘴皮子”，可以大声疾呼，也可以慢声细语，古今中外，喜怒哀乐，不管多么复杂的道理，动人的感情，都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由于用声音作语言符号的材料有这种种优越性，因而人类的祖先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选用它作为交际工具的物质形式。

上面我们说过，符号的一个特点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语言符号是否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呢？中外学术界自古以来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学者们就进行了关于名实问题的争论，研究名称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著名哲学家荀子对此作出了精辟论断：“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的意思是说，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取决于社会的“约定俗成”，而没有什么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西方学术界争论的时间相当长，后来也认同了这个结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曾举过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

总之,“约定俗成”四个字点出了语言符号的本质。汉语中为什么把“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级动物”同 rén 这个语音形式结合起来,这是没有道理可说的,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的祖先当初不把这类对象叫做 rén,而叫别的什么,也完全可以。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形式来代表同一个事物,也证明了这个基本道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掀起了“外语热”,大家争相学外语,有个老太学了几个外语单词,很不理解为什么英语中对事物的称呼同汉语大不一样,讥笑他们“水是窝头(water)去是狗(go)”。其实把“水”这种事物或“去”这样的行为叫什么,本来就没有什么规定,中国人叫 shuǐ 和 qù,英语中是 water 和 go,取决于各自的约定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但不等于说人类的交际工具只有语言一种。除了语言之外,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还创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交际工具,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是仅次于有声语言的交际工具。它使语言由凭听觉感知的口头形式转化成为凭视觉感知的书面形式,从而克服了语言在交际中所受到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大增强了语言交际功能的发挥。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文字同语言比较起来,属于辅助性的,处于从属地位。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首先,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离开了语言,文字就失去了依托,事实上一个民族可以没有文字,但不能没有语言。今天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多得多,我国共有民族语言 70 种以上,而有文字的语言不超过 20 种。同时,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字的产生才数千年,文字出现之前,语言早已存在几百万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是靠语言来进行交际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字是在语言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

工具。

第二类是盲文和手语。盲文和手语是同有声语言性质一致、功能相同的交际工具,不过属于特殊人群使用的交际工具。失明的人无法通过视觉途径阅读文字,他们在接受教育、接受信息时需要一种非视觉形式的符号系统,来弥补他们感官上的缺失。盲文就是这样一种交际工具,盲人通过敏锐的触觉触摸硬纸版上凸出的圆点符号来识别意义。手语的使用对象是聋哑人,他们丧失了听觉,因而也无法正常说话,只能利用手势来交际。手势是有规则的,也可像有声语言那样分析成“语素”、“单词”,然后再进行组合搭配,构成一个符号系统。这类适用于特殊人群的交际工具虽然能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交际,但在表意上有相当大的局限性,难以进行深层次、高难度的交际,同有声语言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第三类是旗语、号语、交通信号系统等等。这些人类的交际工具有共同点,它们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被使用,因而它们能传递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旗语主要用于航海领域,利用两面双色旗通过人的姿势、动作表达一定的意思,大多是关于航海方面的专用术语以及致敬、回应、警告等单一的意思。号语主要运用于军事领域,战场上的进退,军营里的作息,都用号声传达,但同样也只能传递有限的信息。至于交通信号系统主要运用于交通管理领域,是一些简单的关于行止的提示性符号。

二、语言分类和汉语特点

2.1 语音词汇的主要特点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就是由一定量的符号构成的,这些符号就是基本的语言单位——词。按通常的理解,词就是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是一个语音、语义结合体。语音是可感知的形式,语义是所代表的事物,好像硬币的正反面一样构成一个符号的整体。因此我们在谈汉语特点时,将语音、词汇放在一起说,也许更便利。

先说汉语语音的特点。汉语是公认的听起来最优美的语言之一,也就是说汉语的音乐性特别强。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基于以下两个事实:

1. 现代汉语的音节结构中元音占优势。人类发出的语音大别为元音和辅音两类。从物理声学的角度来看,元音属于乐音,是由有规则的音波组合成的;而辅音属于噪音,是由许多不规则的音波凑合而成的。因此,如果一种语言的音节结构中元音占优势,就比较悦耳动听。从汉语的音节结构组合规则来看,在一个音节里辅音最多只能有两个,而且位置固定在音节的开头充当声母或是在音节的末尾充当韵尾。如“蛋”(dan),“d”、“n”两个辅音不能同时在元音的前面,像“dno”那样;也不能同

时在元音的后面,像“and”那样。在许多外语中,一个音节里几个辅音可以连在一起。如英语 strict(严格)、little(小),都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连缀的。同时,汉语里一个辅音一般不能单独构成音节,一个元音可以独立构成一个音节,如 u(乌)、i(衣),一个音节最多可以有三个元音连续组合,如 iou(优)。汉语音节里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缺少元音。

2. 声调是汉语音节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汉语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声调的语言之一,多数外语里没有声调的分别,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对声调的掌握往往感到困难。从物理声学的角度来看,声调是由“音高”特征构成的。“音高”指声音的高低升降,取决于声波振动频率的高低,语音音高的区别取决于发音时声带的松紧。发音时声带越紧,在一定时间内颤动的次数越多,声音就越高;声带越松,在一定时间内颤动的次数越少,声音就越低。音高与音乐性有直接关系,音乐中的音阶就是由音高决定的,因此可以用乐谱把汉语中声调的高低升降大致表示出来。正因为声调具有这样的特征,汉语声调的音乐性就特别强,声调的动程越长,音乐的感觉也越强,古人念诗词韵文喜欢拖腔拉调,所以叫“吟诗”,“吟”就是“唱”。当然汉语的声调主要用来别义,每一个音节都有确定的声调。声母韵母相同的音节,靠不同的声调来表示不同的意义。如:

shī yè shí yè shǐ yè shì yè
失 业 实 业 始 业 事 业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汉语语音特点形成了它所特有的显著的音乐性——声音悦耳,音调柔和,节奏明朗,韵律协调。由于音节中元音占优势,语言里乐音特别多;辅音和元音的互相间

隔,形成了分明的音节,使语言富有节奏性;声调的变化,也使语言具有抑扬高低的音乐色彩。同时,词汇里双音节化和四字格的词语结构以及双声、叠韵、叠音形式特别多,也都强化了汉语语音的音乐性。

接着我们来谈谈汉语词汇的特点。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构成一个语义系统,能够准确地、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能够使我们依赖这个语义系统来尽情地表情达意、沟通信息。尽管不同语言的语义系统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全人类的思维却是相同的,因此表现出来的概念系统也是相同的。换句话说,不同语言的词汇在语义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差异表现在形式上。谈到汉语词汇在形式上的特点,我们最能感觉到的是词的长度,就是双音节形式占优势。双音节形式占优势可以通过数据来得到证明,下面是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对《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初稿)》的统计:

词 形	名 词		动 词		形 容 词	
单音节	242	15%	368	39%	140	31%
双音节	1379	85%	573	61%	311	69%
合 计	1621	100%	941	100%	451	100%

* 上表中双音节词里包含个别多音节词。

为什么汉语词汇的形式双音节占优势呢?这是汉语词汇在发展过程中双音化的必然结果,显然与汉语语音系统有关。事实证明,语言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以及每个要素的各个成分都处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互相间呈现出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其中某一要素或某一成分发生了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平衡,那么系统内部的有关要素或成分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达到新的平衡。

汉语学者的研究表明,汉语词汇双音化就是汉语语音系统变化的结果。古代汉语词汇是单音节词占优势的,那时汉语的语音系统比较复杂,音的数量较多,组合方式也比较多样,所以单音节词虽多,仍能互相区别,如古汉语的“机”“基”、“交”“骄”、“尖”“艰”这三组词中的每个词的读音都是不同的。后来由于语音的简化,各组词中的“机、基(jī)”,“交、骄(jiāo)”,“尖、艰(jiān)”变成同音了,即“机”和“基”、“交”和“骄”、“尖”和“艰”成了同音词。语言中的同音词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现象,因为它使词语在形式(语音)方面没有区别,会给交际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就需要有某种方式来解决由语音简化所带来的这种矛盾。汉语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是增加词的长度,用双音节词来代替单音节词,于是就产生了“机能”、“基本”、“交往”、“骄傲”、“尖锐”、“艰难”等双音节词。原来的单音节词成了构词材料——语素,这些语素通过双音化的排列组合,可以产生大量的双音节词,这个矛盾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倾向突出地反映在单音节词的活动受到限制,这种倾向在日常的言语交际中表现得非常敏感,吕叔湘先生曾举出大量的实例来证明了这种现象。比如汉人的姓有单音的,也有双音的。如果一个人姓张,人家问他“贵姓?”他会回答“姓张”;可是如果这个人姓欧阳,他就会回答“欧阳”,不会再带上个“姓”字。熟人中间打招呼,常常听到的是“老张”“欧阳”,不大听见“张”,更不会听见“老欧阳”。用名字来称呼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双名,如“张子平”,我们都叫他“子平”,不带姓;可如果他是单名,如“张平”,我们就会连姓带名叫。地名也有类似的情形,有两个字的,也有一个字的,两个字的可以单说,一个字的必得带上行政区域级的类名,如“通县”、“杭州”、“沙市”,后边那个字实际上并没有意义。“峨眉”、“普陀”不带‘山’字也可以说;